

# 古书秘藏



主编 励东  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 古 书 秘 藏

(第十二卷)

主编：励 东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 总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锦香亭..... | (1)   |
| 醋葫芦..... | (119) |

「清」素庵主人

錦  
香  
亭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| (5)   |
| 第 二 回 |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| (11)  |
| 第 三 回 |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| (21)  |
| 第 四 回 |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| (28)  |
| 第 五 回 | 忤当朝谪官赴蜀  | (32)  |
| 第 六 回 | 逢义士赠妾穷途  | (38)  |
| 第 七 回 | 禄山儿范阳造反  | (46)  |
| 第 八 回 | 碧秋女雄武同逃  | (53)  |
| 第 九 回 | 啸虎道给引赠金  | (60)  |
| 第 十 回 | 睢阳城烹僮杀妾  | (66)  |
| 第十一回  | 雷海清掷笏骂贼  | (74)  |
| 第十二回  | 虢国夫人挥麈谈禅 | (81)  |
| 第十三回  |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| (87)  |
| 第十四回  |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| (94)  |
| 第十五回  | 司礼监奉旨送亲  | (102) |
| 第十六回  | 平北公承恩完配  | (110) |



##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忙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，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婁瑶觞。渐酒酣歌竟，重过横塘。更有题花品鸟，骚人辈，仔细端相。魂销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——调寄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分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。

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，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，各自分踞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，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。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。一班儿文臣武壮，济济跼跼，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

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极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他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他了然久蓄异心，终久老公在前碍着眼，不敢

就把偌大一个家计竟揽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后，传位太子，年幼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叩头称臣。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却又可笑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性情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，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觉察他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。

幸而唐祚不该灭绝，若出一个英雄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后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，那些正人君子贬的贬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，他便将声色□利迷惑明皇。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看官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虽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取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盛之后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窃窃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字琴仙，本贯武陵人氏。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，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止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、诸子百家尽皆通透，闲时还要把些六韬三略来不时玩味，十六岁就补贡士。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像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当。自己时常想道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儿的媿妍好歹那里知道。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！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

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。怎见他好处？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度经纶。

钟景期与邀宾客一一叙礼已毕。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几品果菜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。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！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景期到书房中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番来复去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。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，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！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，娘身子可好些么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，我故此叫丫鬟出去，分付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那日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。着实用心调护，不想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，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殓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便儿证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抱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殓殓。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尚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。景期遵命而行。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十桩七八。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，有极得意自少在书房中伏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

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。止留一个苍头，一个料姬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、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，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，第一场正是五言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信笔而挥，真个是字中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眼见得三场已毕。寓中无事，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，来叙阔的，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骨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、酒楼上，及古刹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的顽耍。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。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。思量如今应试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那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？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，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

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伤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个去城内城外、大街小巷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。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，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必是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娘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？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。相公又没有娘子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。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那里知道。”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见有跌箸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箸，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，若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有几个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睡墙。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，冠冠冕冕、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。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顽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

认做白日撞不成？”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胸胸的睡着。景期也不采他，一直闯将进去。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柚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街是白石子砌就的，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三亩大，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。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。桃花半放半含，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进去，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，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里翠。走尽了廊，转进去是一座亭子，亭中一匾上，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，中间挂着名人诗画，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梅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是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公、黄莺儿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景期观之不足。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，攒凑叠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邱壑的景象。转下山坡有一个古洞，景期捱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梁画栋，极其华丽。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。那楼旁一个小角门呀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，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顽耍。”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拥着一位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

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，向一个青磁古墩儿上坐下。那些丫鬟们都四散走在庭中，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，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，有的在茶藤架边摘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，有的被蔷薇刺儿抓住了裙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，有的因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，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，有的要斗百草，有的去看金鱼。一时观看的

不尽。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他个顽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他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。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随我进去吧！”众丫鬟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，冉冉而行。众婢拥着，早进了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关上了。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。还疑是梦魂儿错走了月府天宫去，不然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？酥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。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东浪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他的余香，假假他的遗影。正在模拟思量，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看时，却正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，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。
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惭鸚鵡身。

柳爱风流同病睡，鹤贪欢喜也嗔人。
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薪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一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。拾得一件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，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，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感春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。
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，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。

竟走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在那里来？”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内外，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，细认，原来是他旧日

的书童，名唤冯元。还是钟秀在日讨来伏侍景期的，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僮婢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，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，一向在那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，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，便满心欢喜，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冯元指着前面，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？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！”说完向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相公这里来，一手在腰间乱摸。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，把门上锁开了。推开门，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，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闩吊起，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，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边贴一对春联，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”。景期看了笑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想道：“他往那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了后半间房子去。望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，床前一只竹箱，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摆着些碗盏儿。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儿、马刷儿、马刨儿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？”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。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一盘熟肉，摆在桌上，那人自去了。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：“相公坐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不见相公，没甚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两样来请相公喝一杯酒。”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！”冯元道：“惶恐！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站在旁边斟酒。

原来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的了。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他道：“你一向可好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边做香火道人。住了年余，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个静室拆得精光，和尚也不知那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，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又折完了。旧年遇着一个老人，是太

仆寺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干爷，相帮他养马，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，小人就顶他的名缺。可怜马瘦了要打，马病又要打。料草银子、月粮工食，通被那些官儿一层一层的扣克下来，名为一两，到手不上五钱。还要放青、钊刨、喂料、饮水，日日辛苦得紧。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原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旧恩，我若发达了，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景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莲英儿巷，通是大人家的。后门一带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分，小人家住着，极冷静的。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热闹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！”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人家，竹门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，他前门也在锦里坊。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？”冯元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起，只记得他号叫做葛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，我倒晓得他名字叫葛太古。”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叫做葛太古，小人一时忘记了。相公可是认得他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，认是没有认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冯元道：“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，他夫人也死的了。止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。”

景期听见明霞二字，暗暗点头，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”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，世间无的。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并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工针指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，般般都会。”景期道：“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。他家的那葛老爷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，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。不是说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强。所以小姐如今一十八岁了，还没对头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虽然住他房子，为何晓得他家事这般详细？”冯元道：“有个缘故。他家的园里，一个杂人也没得进去的，止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。这老儿姓毛，平日最是贪酒，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，故此与小人极相好。不是他今日请我，就是我明日请他，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。这些话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小人说的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可也到他园里顽耍么？”冯元道：“别人是不许进去的，小人因与毛老儿相知，时常进去顽耍儿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到他园里，可有时看见小姐？”冯元道：“小姐如何能得看见？小人一日在他园里，见一个贴身伏侍小姐的丫鬟出来采花，只这个丫鬟也就标致得勾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那丫鬟是小姐贴身伏侍的？”冯元道：“也是问毛老儿。他说这丫鬟名唤红于，是小姐第一个喜欢的。”景期听得，心就开了，把酒只管吃。冯元一头说，一头斟酒，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。

景期立起身来，暗想：“这段姻缘倒在此人身上。”便道：“冯元，我有一事托你，我因久慕葛家园里景致，要进去游玩，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。既是毛老与你相厚，我拿些银子与你，明日买些东西，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，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。”冯元道：“这个使得。若说别的，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，说了吃酒，随你上天下地也就跟着走了。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，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上去吃酒。相公看我们过去了，竟往他园里去。若要象意，待我灌得他烂醉，扶他睡在我家里，凭相公顽耍一日。”景期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袖中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，道：“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。”冯元再三不要，景期一定要与他，冯元方才收了。景期说声：“生受你”出了门，竟回寓所。关上房门，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，想到：“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所见甚合。我看见的自然是小姐了，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，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。他既失了绫帕，一定要差丫鬟出来寻觅。我方计较已定，明日进他园中，自然有些好处。”又想道：“他若寻觅绫帕，我须将绫帕还他，才好挑逗几句话儿。既将绫帕还他，何不将前诗和他一首？”想得有理，就将帕儿展放桌上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向绫帕上一挥，步着前韵，和将出来：

不许游蜂窥绣房，朱栏屈曲锁春光，  
黄鹂久住不飞去，为爱娇红恋海棠。

钟景期奉和景期写完了诗，吟哦了一遍，自觉得意。睡了一夜。至次日早膳过了，除下僧巾帻，换套新衣裳，袖了绫帕儿，径到莲英儿巷冯元家里。冯元接着道：“相公坐了，待我去那厢行事。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